

日本民族时空认知在现代建筑空间中的意蕴表达

单琳琳^{1,2}, 刘松获¹

(1. 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学院,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6; 2. 黑龙江大学,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摘要:现代日本建筑界中始终贯穿着日本趣味的创作意识,其形成因素是日本几代建筑师不断努力探索的结果,更是受日本民族认知与民族精神的直接影响。从日本民族的时空认知出发,分析现代日本建筑师伊东丰雄、妹岛和世等提出的短暂建筑理论、“生成”式建筑空间和“间”空间、“奥”空间的创作思维,并与日本民族时空认知的暂时性、模糊性和阴翳性结合进行推理分析,提出现代日本建筑的日本趣味是由于其岛国民族特有的时空认知意识形成的必然结果,这种意识是民族根性使然,它是一个多变的非线性系统,由造型模仿过渡到意识形态的制约,现代建筑虽具有多元性,但日本民族的认知意识始终影响其建筑的发展。

关键词:日本建筑;民族;时空认知;建筑空间

中图分类号: TU-02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6-7930(2012)06-0842-07

人类建筑活动的发展是一个完整的、在统一能量指导之下的系统,每种建筑形式的出现都是由整体的系统能量决定的,这个能量就是建筑产生的民族、时代、地域。这里的民族指的是有着血缘关系的人类固定群体,他拥有坚固的组织能动性,民族在特定认知的支配下,会按照自身的观点和方式处理各种问题,从而对各种事物形成相应的民族性,在建筑中民族认知并不直接体现在建筑上,而是通过本民族建筑师的思想体现在建筑创作思维和风格上(图1)。

在古代,日本建筑样式的固有是和岛国环境、单一民族构成的客观原因直接相连的,但随着现代交通与信息的高速发展,地理意义上的国境线已经弱化,简单的排斥已经抵制不了外来文化的蚕食,也无法保持传统的和风样式,那么现代日本趣味建筑特征生成期的能量在哪里?日本人独有的民族时空认知是一个重要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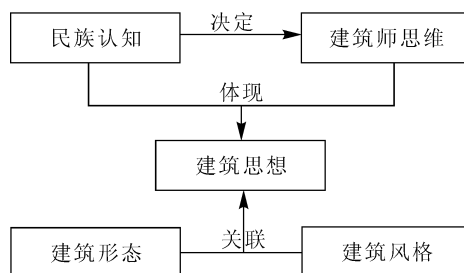


图1 民族认知与建筑思维关系示意图

Fig. 1 The relational diagram of national cognition and architectural thinking

1 日本民族的时空认知及其特点

1.1 时空认知的界定

时空认知是人类对时间和空间的本源认识,它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对自然时间和空间的科学研究,另一种是对社会时间和空间的哲学思考。本文中所阐明的时空认知是介于两者之间的相同之处,即时间上物质运动的持续性和顺序性,空间上的广延性和伸张性。

日本民族的时空认知有着自身鲜明的特点,具有较强的感性色彩,呈现出暂时性、模糊性和阴翳性的特性。

1.2 日本民族的时间认知

对于时间上物质运动的持续性和顺序性日本民族有着独特的认知。对于持续性日本民族表现出暂时性的相反状态,日本人普遍认为新事物必然代替旧事物,事物要经历生长到衰亡的过程,即不把物质本身看的很重要,当它不再有用时马上消失是和它存在有同样的价值。而对于时间上的顺序性认知日本人却表现出一种模糊状态。在日本古典神话中,对时间起始没有明确的描述,天地最初不是神创造出来

收稿日期:2012-03-31 修改稿日期:2012-11-28

基金项目:黑龙江省科技攻关资助项目(GZ10D206)

作者简介:单琳琳(1979-),女,辽宁丹东人,博士,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日本当代建筑、中国当代民族建筑。

的,而是从原本一体化的自然中分离开来的.时间没有起点和终点,是无始无终的循环的时间,时间像圆周一样被分节化为四季,四季在更替,但永远不会消失.总之,日本的时间不是建构性的时间,而是生成的时间,是暂时的也是永恒的,是无始无终的模糊状态^[1].

1.3 日本民族的空间认知

日本民族对空间上的广延性认知也带有一种地域的模糊性,日本国土的雾气缭绕,也使得人与物的空间变得模糊、柔和,形成了日本人对生存空间的模糊认知.日本民族的空间认知是封闭与开放并存的灰度空间,封闭是常态,而开放是非常态.表现出与神灵的共感认识和内外认识及“深处”的广延认识.日本民族对于空间的伸张性有一种混沌的认知,这种混沌日本人称之为阴翳,他们认为空间就像网状的电流,谁与谁连接是很不清楚的,而且这种混沌还有浓淡之分,因此空间的伸张变的更加虚无^[2].

对时空的认知日本人更加注重时间与空间的哲学思考,认为自然与社会的时间和空间是未分化状态,二者之间存在着交融之处,这种交融就是空间中的混沌地方,时间属于空间之中,它是空间的规定性,作为民族思想的具象表达,建筑创作更加能够体现这种认知,尤其是日本现代建筑空间中所表现的暂时性、模糊性和阴翳性.

2 暂时性的时空认知与短暂的建筑空间创作理论

2.1 建筑创作上的暂时性认知

暂时性的时空认知对现代日本建筑师有着深刻的影响,绝大多数日本建筑师的时空认知与西方建筑师截然不同,他们从未将建筑看成是永恒不变的,认为建筑的发展是循环复始的,是一个圆的状态,在设计之初就开始了它的消失,并且这种消失是积极的,这一点在现代建筑创作上的体现就是短暂建筑空间理论的形成.

日本的传统建筑空间上就不乏这种暂时的形式,如传统的“寝殿造”和“书院造”空间就是雁形发展——消亡的模式,建筑不尽尽之;室内的空间是并列的,空间之间没有廊道,可以利用拉门使空间形态、大小发生改变;伊势神宫的式年造替更是基于此思想将建筑毁灭后重生.在现代,短暂理论之所以在日本得到发展,正是由于它与日本民族时空认知的有机融合,才使得这种建筑空间创作思想在日本得到广泛的认可.

2.2 短暂建筑空间理论的表达

日本现代建筑师伊东丰雄发展了短暂建筑理论,他认为每一座建筑的空间及其形式都应保持一个未完成的状态,都是一个瞬间现象.他在上世纪90年代确立了自己的建筑思想,风的变样体,好像风一样轻盈,不具有固定形态的建筑空间及其形式,是理想中的建筑,以建筑开始时原始、朴素的瞬间状态为目标而形成“境界的暧昧状态”概念,之后又以TOD'S表参道的入口“柔软身体的建筑”,“覆盖半透明皮膜的空间”具体解释(图2a).



图2 TOD'S表参道的入口

Fig. 2 The entrance of TOD'S Omotesando

伊东丰雄在东京设计的TOD'S表参道是受其短暂建筑理论影响而创作的一个典型实例,这是一座混凝土的7层L形、六个面的建筑,表面是300mm厚的混凝土树枝形及填充270多个空白的无框玻璃

和铝板构成。在现代建筑云集的表参道, TOD'S 树形的建筑表层和空间形态是吸引人们注意的“磁石”, 树形的表层与其折射的内部空间和表参道的街树互为衬托, 利用光影形成瞬间的变化, 如同风吹动树枝时的瞬间流动(图 2b)。参观者的主观想象和建筑时空的暂瞬变幻相互依存, 他们所感知的建筑也就成为一个充满活力、能动的、具有生命力的建筑。TOD'S 在表参道清晰显露了自身特质, 建筑不再拥有永恒, 建筑无时无刻地在变化着。

继伊东丰雄之后的日本建筑师妹岛和世和西泽立卫也是短暂建筑理论的承袭者, 她在建筑中透露柔弱来展现建筑空间形态的暂时性, 她的建筑细致、简洁、轻盈, 表现出深度的洞察力与文化行为的承载力。她在理论界没有提出明确的建筑思想, 但她的作品拥有完善的统一性。妹岛和世和西泽立卫设计的 DIOR 表参道, 是一个 7 层的长方体建筑, 建筑表层全部采用玻璃外墙材质, 在玻璃内部附有透明性的丙烯酸材料, 将丙烯酸加工成褶皱状, 利用光源的照射, 使参观者看到了如同纱布包裹着的建筑空间, 让建筑的内外空间感觉轻盈而且飘浮, 穿透而又流动(图 3)。师妹岛和世和西泽立卫以其冥想、半透明、暧昧、直观边缘的方式解读日本民族的暂时的、模糊的时空观。

暂时性认知是日本民族时空认知特点的一个具体表象, 主要来源于无限循环、更替变化的时空认知, 日本建筑的进化过程中, 虽然遇到先进文明的冲击, 但始终没有放弃日本趣味的建筑空间与形式, 它的能量来源于日本人的民族认知, 也是民族普遍的时空认识与人类科技发展的必然结果。它同样反映在建筑空间中, 这种现象在现代日本建筑中具有普遍性, 除伊东丰雄、妹岛和世以外, 日本很多建筑师的作品里同样凝练着这种趣味, 如隈研吾的消解建筑、栗生明的建筑环境整体性等, 这种短暂建筑理论的普遍存在造就了日本建筑的今天, 这种民族暂时性的时空认知使得日本建筑师和民众更能接受建筑的循环复始。

3 模糊性的时空认知与“生成”式建筑空间创作

3.1 建筑创作上的模糊性认知

日本民族对时空的认知带有一种地域的模糊性, 由于日本四面环海, 空气湿润, 一年之中大部分的国土早晚雾气缭绕, 非常湿润, 也使得人与物的时间与空间变得模糊、柔和。这种气候与日本民族发源之初就紧密相连, 形成了日本人对生存空间的模糊与不规则认知。

这种具象的物质形态被日本民族发展为抽象的模糊认知, 反映在日本传统建筑空间上就是空间具有的流动性、生成性, 建筑师滨口隆一又将它归纳为“空间的、行为的”意识, 这是与西方标准相对应而提出的, 他论述到西方建筑师的建筑意识是以构成的方式论述的, 贯穿它的是“物体的、构筑的”呈现的是一种静态的、永恒的空间。但日本建筑书记述的是“间面记法”, 间=母屋(相当于主室)正面的柱间数、面=侧廊的数, 通过这些就能知道建筑的平面和使用方法, 因此, 他认为日本的建筑意识是生成的, 即“空间的、行为的”呈现的是动态的、模糊的空间^[3]。

日本传统建筑空间中体现着这种“生成”意识, 传统的建筑空间与自然没有明确的界限, 要互动和交流, 在京都御所清凉殿中墙体不属于承重结构, 打开时, 清风、阳光和室外的景色一起进入室内, 人和自然充满亲爱之情, 建筑自身消失殆尽, 室内与室外之间有一段过渡空间“缘侧”, 当人与自然互动时, 它是内部地面的延伸, 当障子关闭时它是室外廊道。

3.2 “生成”式建筑空间的表达

上个世纪的 80 年代建筑师安藤忠雄注意到, 现代城市中的文化构建和时空模糊的连续性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在这方面, 他受到阿尔多·罗西的城市建筑和理性主义的影响, 场所的存在不仅由空间决定, 而且由古往今来在这些空间中所发生的连续不断的事件所决定, 人们的连续性“空间的、行为的”正



图 3 DIOR 表参道

Fig. 3 DIOR Omotesando

是场所的精神所在,而所谓“城市精神”就存在于它的历史中.在这种观点的指导下他完成了大量与历史有关的时空模糊的连续性建筑,如京都的 TIME'S.

安藤忠雄设计的商业建筑 TIME'S,位于京都市的高懒川边、三条小桥旁,这条街区在京都很有名,有着丰富的历史,是一条传统老街,旧时主要是木构的街区.安藤所设计的 TIME'S 是由 10 间店面和 1 间展览室组成(图 4a),每个店面的主入口都不对街开放,而是另设入口由高懒川一侧进入,使人在购物时先体会清澈的川流,淡化建筑实体的坚硬感.建筑内部空间注重人对空间的体会,随着人的移动,呈现在眼前的是高懒川的溪流和飘动的柳树,店面的开口都是面向高懒川,余下部分基本是封闭的混凝土墙,头顶是明亮的天空,这种不断变化的空间序列给人们带来了一种京都木构建筑街巷延续到现在的空间模糊感觉,同时迫使人们的注视点集中于高懒川的溪流和柳树,模糊了建筑与自然的边界(图 4b).建筑整体外部空间的处理是围绕高懒川展开的,建筑面向川流设计成 4 个层次的空间:临水广场、漏空的钢露台、实体的混凝土露台和建筑的主壁面,以各种方式与河床发生着联系,创造出了一个互相渗入而又复杂的空间. TIME'S 是“生成”建筑思想的又一次体现,设计之初就是追求日本建筑的时空模糊性趣味,安藤认为日本作为一个国家应该有自己的建筑趣味,在这里,安藤忠雄向世界展示了一种新的艺术形式,那就是民族时空认知下的“生成”式建筑空间创作.



图 4 安藤忠雄的京都 TIME'S

Fig. 4 Kyoto TIME'S designed by Tadao Ando

另一位建筑师伊东丰雄也在试图寻找日本民族时空认知下的建筑空间创作形式.他的自宅“银色的小屋”也是这种日本传统空间认知的现代解析.这座建筑建于东京,采取局部二层的空间结构,一层平面中间是中庭,右侧是卫生间和书房,南边是卧室,北侧是餐厅和客厅,儿童房被架在二层,建筑是以一层的中庭为核心的合院式住宅.中庭是建筑实体与自然相互融合的模糊空间,在这里人们可以通过中庭到达一层的任何房间(图 5a),空间看似简单,实者丰富,穿行其中可以感受开敞性空间的韵律和节奏.“银色的小屋”是日本传统“生成”式的空间展示,建筑师故意淡化了空间的属性,使内外可以流动,空间可以交流,即使有隔断,也是透明或镂空的推拉门,营造了建筑内外的“实”与“虚”(图 5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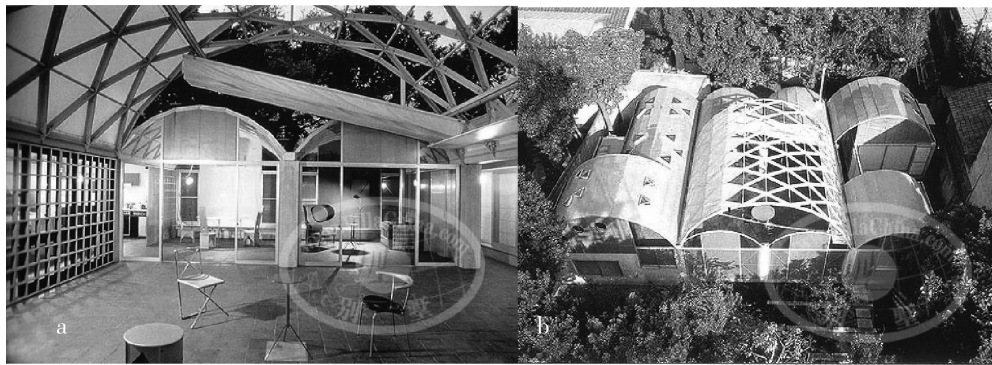


图 5 银色的小屋

Fig. 5 Silver hut

在现代,日本建筑界众多的设计师对传统空间的现代应用都有自己的论述,我们从中能够感受到他们创作中对时空的模糊性认知,尤其是对空间的模糊、流动的把握,追求民族传统空间的境界。如山本理显的领域、阈理论,矶崎新的建筑解体宣言都带有传统的时空认知,他们用自己的方式解释了现代建筑中人与空间的关系,形成了民族特有的表现形式。

4 阴翳性时空认知与“间”空间、“奥”空间的创作

4.1 建筑创作上的阴翳性认知

日本民族对时空的传统认知是未分化状态,就像电流中的网状空间,谁与谁连接是很不清楚的。在日本《古事记》中记述着“要弄清‘雨水’和‘土地’的关系就必须回归到时间与空间的未分化状态。时间与空间在造语之初,在双方中都用了‘间’,就是让二者抓住对方的意思。”^[4]对于这种混沌的空间认知,日本唯美派文学大师谷崎润一郎在《阴翳礼赞》中有过精彩的阐述:“我们的祖先无可奈何地居住在幽暗的房屋中,不知何时竟然在阴翳中发现了美,……事实上,日本居室的美与否,完全取决于阴翳的浓淡,别无其他秘诀。”^[5]现代日本建筑界依据时空的阴翳性提出自己建筑理论的是矶崎新的“间”空间和桢文彦的“奥”空间。

4.2 “间”空间的创作表达

矶崎新一直致力于日本传统建筑空间的探索,上世纪70年代他提出“间”空间理论。“对于空间,人们首先要明确感知时间的存在。因此,它经常是特殊的、是具体的、是明显的,但决不是固定的。……我在这里将空间分类,一类是黑暗的影子是人们深层心理学的、魔术的、象微的空间序列,一类是虚幻的影子,是记号的、抽象的、多次元的空间系列。”^[4]“间”正是利用这种日本传统的黑暗、虚幻的阴翳性空间认知完成人与建筑之间的距离感,达到观者对建筑空间不能完全了解,从而充分发挥人的想象力,因每一个人的阅历、知识、记忆不同对空间产生的感觉不同,建筑空间出现了多种可能,“间”作为感觉和体验谁都知道,却无法用语言或理论来解释,这就是矶崎新的“间”空间理论。

1978年矶崎新在巴黎装饰美术馆举行了日本文化特集展,在这次展览会上“间”空间理念得以实现。这是一个从开始点到终止点能直线流动的均质时刻的绝对时间,它以坐标轴的形式向X、Y、Z方向无限远的连续延伸。矶崎新在这次展会上将日本传统的阴翳性时空认知与现代建筑的目标加以组合,形成了《间—日本的时空间》的展示。以此为开始点,矶崎新在建筑实践上大量表达着“间”的空间理论。法国学者奥古斯丁·伯克就曾深有感触地写道:“如果观众中有人看明白了的话,那只能是少数专家。从西欧的世界观出发,日本人的时间和空间是永远无法进入的神秘境界。‘间’可以翻译的话,那么将令人怀疑文化概念的存在理由。”^[6]

矶崎新设计的群馬县立近代美术馆,大胆引用了日本传统的阴翳性时空认知,解释着自己“间”的概念。方案是由4个立方体和3个敞口的立方体组成南北两翼造型的建筑,空间复杂而独立。在这个建筑的外表上安藤使用了一层镜面材料,与大面积的水中虚拟建筑呼应,使得笨重的建筑实体显得轻盈虚无,又选择了边长12 m的立方体格子无限展开的方法获得建筑空间的阴翳感,为了迎合立方体的加法形式,在建筑外立面也以正方格子为装饰,削弱建筑形式的物态化,然后导入场所的因素,形成结构转变,经过引喻、修辞之后,使具象建筑形体在人的主观印象中消失,获得抽象深邃的透明度,由于主体的淡化使得空间充满流动感,虚幻不定,完成了人与建筑的距离延伸,建筑本身代表的意义被人主观想象代替,矶崎新更多地考虑建筑具有的中性和虚幻的特质,他创造的空间不是明晰易懂的,他将其诠释为“空洞”(图6)^[7]。



图6 群馬县立近代美术馆

Fig. 6 Gunma Prefectural Museum of modern art

4.3 “奥”空间的创作表达

建筑师桢文彦的“奥”空间理论是日本民族阴翳性时空认知的又一体现. 他的理论体系成熟于上世纪60年代,主要有“文脉主义”、“场的形成”、“奥”空间理论等. 其中“奥”空间理论是桢文彦根据日本传统空间的阴翳性认知提出的,他认为日本空间的本质是空间和时间完全缠绕的,是剪不断的连续性、深远感、流动性场所. 所谓的“奥”观念就是“最里面的”,“最不易接近的”,“延伸到最久远的”. 日本的空间基本上是一个具有多层次的深度境界——从少中见多的概念,并且形成一个空间序列在引入连续图像的显示,这种“奥”的“深入”意识空间是形成日本传统建筑意象的特质.

桢文彦设计的日本中津市郊区山国川岸边的一片高地上的“风之山”火葬场,是他对空间层序变化、建筑空间意象的充分表达之作. 这座建筑面积 $2\,514\text{ m}^2$,是散置式的布局,如同日本的枯山水庭院布局(图7),根据功能的不同分为三部分,砖砌的八角形葬礼厅、露天的红色钢架三角形休息厅和混凝土正方形的火葬厅. 葬礼厅的设计上桢文彦创造了肃穆、庄重气氛的空间气氛,入口处被特别处理,穿过黑色木条做成的格子拉门后进入礼厅,礼厅内部空间光线很少,并散漫地射入,墙体是被架空的两片墙,在离地的缝隙间可以看到室外平静的水面,形成一种“延伸到最久远的”空间序列. 休息厅是让悲者在各种仪式的疲惫中得到休息和平静心情的地方,所以桢文彦在设计时注重云淡风轻的宁静感受,采用大面积的透明玻璃窗使光线漫射于室内并将室外优美的景致引入室内,使悲者看到无限悠远的空间得到一丝暖意. 火葬厅的空间不是完全封闭的,有两面是玻璃墙,面向水庭,平静的水面加上微微的涟漪正好与火葬厅的幽暗和寂静形成反差,给人以无尽的冥想.

桢文彦在“风之山”火葬场的三个空间的设计中形成了一个“奥”的空间序列,指引着哀悼者以一种特定仪式的路线行进. 在这个过程中完成了平静——敬畏——冥想——超脱的感受,在这里一个空间的结束暗示着另一个空间的开始. 建筑通过空间的韵律和旅程展示了阴翳的空间认知. 正如桢文彦所说“火葬场还通过对控制自然光线来合成方向和深度给人一种深邃“奥”的感觉.”

对于这种建筑空间的阴翳性认知是建筑师与建筑的参与者共同意识下完成的,在日本社会具有普遍性. 现代“日本趣味”建筑正是拥有这样的社会环境才出现的,日本建筑的空间认知并不局限在几位大师身上,日本人设计的作品在空间感受上都具有这种能量,如当代建筑师妹岛和世设计的丰岛艺术博物馆,武井诚、锅岛千惠设计的克力的家等都展现着日本民族阴翳性的时空认知.

5 结 论

民族时空认知是特定的人类族群所有认知活动的理性归纳,具有不同生存空间、不同传统习俗、不同宗教信仰的人类族群,无疑会有独特的认知方式. 这种独特的认知方式又作用于民族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中建筑活动是其显现的重要场所.

日本民族对于时空的认知一直带有一种神秘性的哲学思考,它是一种无法用语言回答的精神世界,它不是一个完全理性的过程,是一个理性向感性升华的过程. 在现代建筑创作中日本建筑师重视科学技术和现代主义的逻辑思维,但日本人固有的民族时空认知,在他们的创作思想里无意识的流露着,他们认为时间是无始无终的循环的,空间是深入和共感的,而时间与空间的关系上是相互依存的,因此,时空具有暂时性、模糊性和阴翳性. 它们在建筑活动中表现为短暂的建筑理论、“生成”式的建筑空间和“间”、“奥”的空间创作,这使得现代的日本建筑充满民族虚幻的感性世界. 而同属东方文化意蕴下的我国,也有自己独特的民族认知,当我国的建筑作品也蕴含着这种深层的民族内涵,未来“中国趣味的建筑”也应具有世界先进性.



图7 “风之山”火葬场

Fig. 7 Kaze-No-Oka Crematorium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 [1] 唐永亮. 试析日本神道中的时空观念[J]. 日本学刊, 2011(3): 111-125.
TANG Yong-liang. An Analysis of the Concept of Time and Space in Japan's Shintoism [J]. Japanese Studies, 2011 (3): 111-125.
- [2] [日]加藤周一. 日本文化中的时间与空间[M]. 彭曦, 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78-80.
[Japan] Shuichi Kato. Time and Space in Japanese Culture [M]. Translated by PENG Xi. Nanjing: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2011: 78-80.
- [3] [日]宫元健次. 日本建築のみかた[M]. 东京: 学芸出版社, 2011: 194-195.
[Japan] Kenji Miyamoto. Friends of Japanese Architecture [M]. Kyoto: Gakugei Shuppansha, 2011: 194-195.
- [4] [日]磯崎新. 建築における日本的なもの[M]. 东京: 新潮社, 2010: 93-97.
[Japan] Arata Isozaki. The Japanese Elements in Architecture [M]. Kyoto: Shinchosha, 2010: 93-97.
- [5] [日]谷崎润一郎. 阴翳礼赞[M]. 陈德文,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0: 21-22.
[Japan] Junichiro Tanizaki. In Praise of Shadows [M]. Translated by CHEN De-wen.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10: 21-22.
- [6] [法]奥古斯丁·伯克著. 空間の日本文化[M]. 宫原信, 译. 东京: ちくま学芸文庫, 1994: 70-71.
[France] Augustin Burque. Space in Japanese Culture [M]. Translated by Shin Miyahara. Kyoto: Chikuma Shobo, 1994: 70-71.
- [7] [奥地利]罗兰·哈根伯格. 20位日本建筑家侧访[M]. 王增容, 译.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0: 104-116.
[Austria] Roland Hagenberg. 20 Japanese Architects [M]. Translated by WANG Zeng-rong. Beijing: Tsinghua University Press, 2010: 104-116.
- [8] 韩嘉为. 印度宗教建筑空间模式简析[J].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02, 34(4): 379-382.
HAN Jia-wei. Space mode analysis of religious architecture in India [J]. J. Xi'an University of Architecture and Technology: Natural Sciences Edition, 2002, 34(4): 379-382.
- [9] 高静, 刘加平, 户拥军. 地域建筑文化的三种技术表现[J].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05, 37(2): 200-203.
GAO Jing, LIU Jia-ping, HU Yong-jun. Three technical expressions on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architecture culture [J]. J. Xi'an University of Architecture and Technology: Natural Sciences Edition, 2005, 37(2): 200-203.

Expression of spatiotemporal cognition of the Japanese Nation on modern architectural space

SHAN Lin-lin^{1,2}, LIU Song-fu¹

(1. School of Architecture, 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Harbin 150006, China;

2.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Abstract: The creative consciousness of aesthetical taste always appears in modern Japanese architectural field. The formative factors are the result of hard work of the Japanese architects for generations, and also are directly derived from the national cognition and spirit of the Japanese. From the angle of the spatiotemporal cognition of the Japanese na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theory on temporality of architecture, the “generation style” architectural space, which the creative thinking of the “Ma” space and “Oku” space, which are respectively proposed by some modern Japanese architects, such as Toyo Ito, Kazuyo Sejima and so on. And then combined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emporality, vagueness and shadow in the spatiotemporal cognition of Japanese nation, it is derived that the aesthetical taste of modern Japanese architecture is the inevitable result of the unique spatiotemporal cognition of the islanders. Japanese nationality is the kernel factor that forms the spatiotemporal cognition. It is a complex nonlinear system, making a transition to ideological constraint from simple imitation. Although modern Japanese architecture has characteristics of polytropism, cognitive consciousness of the Japanese nation always affects its development.

Key words: Japanese architecture; Nation; spatiotemporal cognition; architectural space